

俄國哲學史論文集選譯之三

赫爾岑——十九世紀俄國古典哲學家

中國人民大學

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教研室

北京一九五三年

中國人民大學
Народны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Китая
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教研室
Кафедра диалектического и исторического
материализма

俄國哲學史論文集選譯之三
Сборник статей из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й философии
(3 ая книга)

赫爾岑——十九世紀俄國古典哲學家

А. И. Герцен—классик русской

譯自國立莫斯科大學哲學系與俄國哲學史教研室編『俄國哲學史論文集』，國家政治書籍出版局莫斯科一九五一年版

«Из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й философии» составленный философским факультетом и кафедрой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й философии МГУ. Госполитиздат — 1951 г.

北京 一九五三年 ★ г. ПЕКИН, 1953 г.

書號：總2—15

赫爾岑——十九世紀俄國古典哲學家

著者：М. Т. 伊 奧 夫 邱 克
И. Я. 施 潘 諾 夫

譯者：中 國 人 民 大 學
研 究 部 編 譯 室

出版者：中 國 人 民 大 學

印刷者：中 國 人 民 大 學 印 刷 廠

(本校教材，請勿翻印)

一九五三年九月七日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2383 (275+106+2002)

俄國革命理論思想底雄壯的飛翔，第十九世紀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的特色，它具體地表現在赫爾岑和伯林斯基兩人的作品裏。

赫爾岑和伯林斯基是農奴制與沙皇政體的勁敵，是俄國革命民主運動的先鋒和十九世紀俄國古典唯物論哲學的創始人。

赫爾岑和伯林斯基出現於社會的和政治的舞台的時期，正是俄國的封建農奴制生產方式已陷於危機的時期，而在它的內部，資本主義的關係也已經成熟了。

隨着商品關係的發展，俄國自然經濟逐漸解體；商品貨幣關係的滲入地主經濟，使地主加強了對農民的剝削。在這時，農民已變得更加沒有權利，他們的境況也更為悲慘。

農奴制成了國家生產力發展的障礙。甚至有些地主也開始懂得了這個道理。在農奴制度下的農民的勞動生產率極低。它已經不能和日益捲入市場關係、即商品貨幣關係中去的地主經濟底利益相適應了。

對當時統治俄國的封建農奴制和專制制度不滿的社會先進人士，首先是其中的貴族和平民智識界的先進人士，得出了一個結論，就是必須和俄國生活的衰朽的『柱石』鬥爭，必須和維護這一『柱石』的專制主義思想體系和農奴制思想體系鬥爭。

俄國解放運動發軔者的光榮應屬於十二月貴族革命黨人。一八二五年十二月十四日的起義●，這是十八世紀俄國革命黨人反對專制政治與農奴制的第一頁光榮鬥爭歷史。十二月黨中優秀的代表人物（畢斯特萊、雷里耶夫等）都渴望着消滅沙皇的專制政體和地主的農奴制。

一八一二年俄羅斯人民反抗拿破崙大軍的勝利的衛國戰爭，對於俄國經濟發展、政治生活和思想生活的影響都很大。據十二月黨人班司多查也夫的口述，當時從軍歸來的兵士都說：『我們流了血，現在又要我們爲勞役租流汗，我們使祖國免於暴虐，但我們自己卻受到主人的虐待。』地主和農民之間的矛盾更形尖銳，這首先表現爲國內農民暴動次數的增加，而暴動結果往往是殺掉地主和焚毀地主莊園。農民都要求土地和自由。在兵士中和農奴主手工業工場

●十二月十四日起義，係一八二五年由十二月黨人所率領的各兵團軍士在聖彼得堡發動起義。他們本來的目的是拒絕向新即王位的尼古拉宣示効忠，並要求頒佈憲法。他們受到大眾農奴、工匠和城市貧民的同情和支持。但這次起義，却爲沙皇尼古拉殘酷地鎮壓下去了。列寧對這次起義的估價極高，認爲是『這些貴族中最好的人們幫助了使人民覺醒起來』——譯者註。

工人中的騷動也比以前更激烈了。

列寧在俄國工人出版物的過去一文中寫過：俄國的工人運動依俄國社會對該運動起作用的三個主要階級而分爲三個時期：（一）貴族階級時期，約自一八二五至一八六一年；（二）平民知識分子時期，或稱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時期，約自一八六一至一八九五年；（三）無產階級時期，自一八九五年起。而貴族階級時期最傑出的活動家，便是十二月黨人和赫爾岑。

在十二月黨人之前俄國歷史上，有過多數反對地主的社會運動。但這些農民運動都是自發性的，沒有明確的政治綱領。然而十二月黨人的發動，卻不能算作一種自發的和無組織的行動；相反地，這是一次自覺的發動，其目的是要在樹樹建立新的制度。列寧說過：十二月黨人爲俄國的解放運動奠定了根基，「一八二五年俄國新院，大看到反沙皇政體的革命運動，而代表這一個運動的幾乎祇有貴族」（列寧全集，第十九卷，俄文版，第三四八頁）。那時列寧所指出的一個事實，便是十二月黨人運動在俄國歷史上是第一個政治上有組織的推翻舊社會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運動。革命思想最徹底的十二月黨人，希望以新的國家機構形式——共和國政體——來代替專制政治和農奴制。

列寧對十二月黨人的革命活動評價很高，但是同時他也指出了他們離開人民太遠，這些革命家的範圍太狹窄。

十二月黨人之所以脫離和疏遠人民大眾，不僅是因爲他們都是貴族出身，往往就愛起義的

農民會起來打倒貴族階級和他們建立起來的文化，也不僅是因爲當時的農民羣衆受了數世紀的農奴制壓迫，因而變得十分懵懂無知。問題還在於十二月黨人有種成見，認爲人民大眾暫時還是社會中的消極部分，還沒有能力進行積極的革命行動。按照十二月黨人的意見，人民羣衆不是歷史的主體和歷史的創造者。他們認爲，羣衆首先是在先進人士領導之下的歷史鬥爭的客體；人民是一羣受苦的大衆，革命黨人應爲着他們的新生活而奮鬥。

十二月黨人運動雖然保留有貴族階級狹隘性的痕跡，而且遠離人民，但是這次運動卻起了極大的作用，它喚醒了俄國的進步力量來與沙皇制度鬥爭。所以斯大林同志在與路得維希的談話中極力讚揚十二月黨人的發動，把它看作是俄國反對農奴制的一次革命起義。

十二月黨人在哲學觀點上分成兩派——一派是唯物論，另一派是唯心論。

大多數十二月黨人都是唯物論者或無神論者。據當時的記述，被流放在赤塔的一百個十二月黨人中間，祇有十三個人信仰宗教；其餘的人不是拋棄了宗教的無神論者，便是對宗教思想頗爲懷疑的人。十二月黨人的唯物論觀點是形而上學的，他們的唯物論往往和自然神論相結合，然而這也是爲國內封建的和農奴制的社會所決定的。

十二月黨人中的唯物論陣營的著名代表者是畢斯特萊、巴略津斯基、雅庫希金、波里索夫、克留柯夫。十二月黨人中最徹底的唯物論者是巴略津斯基和波里索夫，他們兩人公開否認上帝並宣傳無神論思想。如巴略津斯基就曾經號召人們傾聽自然界的聲音，研究自然界的運

動，他說：大家祇要以此爲基礎，就會進而否認上帝是宇宙的創造主和所有者。

克留柯夫認爲宗教思想對人民有害，並且反對宗教信仰與祀神祭式，認爲這都是荒誕不經的行爲。

十二月黨人波里索夫認爲自然界是物體構成的，而物體又是由各種不同的原子組合構成的。他反對宗教界的行星起源說，認爲這是一種不科學的說法；他又證明行星是由於物質質點（原子）的引力而自然形成的。波里索夫是個無神論者。他在朋友之間發表無神論思想，因此也就在朋友中間博得了『宗教上的自由思想者』和無神論者的稱譽。

十二月黨人雅庫希金在人是甚麼？一文中闡述了他自己的唯物物的自然觀和唯物物的宇宙觀。雅庫希金的唯物論雖未脫離自然神論的窠臼，但在當時對於教會的宗教迷醉劑卻是一服著名的解毒藥。

信仰唯物論的十二月黨人是神秘論的大敵；他們反對使科學依附於神學的主張。信仰唯物論的那些十二月黨人的世界觀的特點，便是相信人的理智，相信人有能力擴展知識的領域，充實科學，使社會免於宗教偏見和種種迷信。唯物論者的十二月黨人對十八世紀的法國啓蒙學者極力表示贊揚，而對德國的唯心論哲學，特別是康德和謝林的哲學則持否定態度。

十二月黨人們在徒刑和流放期間對烏伐洛夫的『正教教會、專制政治、國家精神』的三位一體論，都抱着疾惡如仇的態度，他們從西伯利亞發出很多書信，抨擊烏伐洛夫的這個原則。

十二月黨人的唯物論思想和無神論思想當時在俄國起了積極的作用。這些思想影響了俄國社會中思想進步的人士，幫助他們打開唯心論和教會宗教思想的桎梏，從封建的農奴主的思想體系中解放出來。

十二月黨人因為離開人民太遠，成了單槍匹馬的革命黨人，他們既不領導被壓迫的人民，也得不到人民大眾的擁護，結果遭受了失敗。但是十二月黨人的工作並不是徒勞無益的。他們手創的反沙皇和反農奴制的解放運動，先後得到了不願跟經濟上的落後性妥協，不願跟農奴制和在政治上、思想上統治俄國的反動勢力妥協的貴族階級先進人士和平民知識份子的響應。

『十二月黨人喚醒了赫爾岑。赫爾岑展開了革命鼓動。

響應，擴大，鞏固和加強了這種革命鼓動的，是平民知識份子革命家，自車爾尼雪夫斯基起，至「民意」黨的英雄為止。戰士人數增加了，他們與民衆的聯繫密切起來了。「將來風暴中的年輕舵手」，——赫爾岑這樣稱呼了他們。但這還不是真正的風暴。風暴就是羣衆自身的運動。無產階級，即唯一徹底革命階級，起來領導羣衆，初次

●這一理論是由在一八三三——一八四九年間任教育部長的烏伐洛夫（C. C. Y. Bapob）所制定的。它認為俄國人民天生是宗教的、永遠忠於沙皇的人民，農奴制是一種正常的狀態，並且提出了『固有的國家精神』來抗拒革命思想和進步思想。因此，它成為尼古拉一世在思想方面鎮壓革命的御用武器。

喚起了千百萬農民來進行公開的革命鬥爭。（列寧文選兩卷集，第一卷，莫斯科中文
版，第七九一頁）

十九世紀的第二個二十五年俄國工業和俄國工人階級的增長使農奴勞動和僱傭勞動間的對比有了很大的變化：僱傭工人所佔的百分比逐年增加，而農奴工人則不斷地下降。十九世紀中期在俄國合股經營的大企業已有數十家之多，機器廠的數目已經增加，而國外機器的進口也比以前加多。由此可以看出：十九世紀第二個二十五年時期，農奴生產及其強迫勞動已開始受到資本主義生產的排擠。農奴制農業經濟的危機與農奴制工業生產的危機同時加深。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農奴經濟內部漸趨成熟，這是一種新的生產方式；而新的生產關係，即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亦正在農奴制經濟內部逐漸形成。因此，剷除農奴制的問題便越來越為當代思想進步的大人所密切關心。

國內的階級鬥爭，正在不斷發展的生產力與統治生產力發展的農奴制生產關係間的各種矛盾日益尖銳化的基礎上展開。此時，農民反抗地主的鬥爭已不僅表現為農民殺死地主的次數之逐年增加，而且還表現現在農民和農奴工人反對地主的羣衆性發動的增漲上面。俄羅斯中部各省和烏克蘭、別洛魯西亞、波羅的海沿岸各地，農民暴動的次數逐年增多，而歷次暴動都很明顯地表現出反農奴制的性質。起義的人們搗毀地主的莊園，拒納人頭稅、代役租和勞役租。與農民暴動同時，國內還掀起了工人的發動；這些工人發動的目的，也是反對企業（莊園的、官辦

的、業主的企業）中的農奴制度，反對非人的剝削和惡劣的生活條件。

沙皇政府爲了保護封建制度和農奴制的柱石，不惜派遣遠征大軍前往討伐人民。

農奴制度內部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之間各種矛盾的滋長以及階級鬥爭的尖銳化，就不能不影響到俄國社會的思想生活，影響政治鬥爭和思想鬥爭的性質，以及影響俄國文學、藝術、科學與哲學思想的發展。

大家知道，一八二五年十二月黨人起義平定後，血腥的政治反動便統治了俄國。尼古拉一世及其扈從如斯克多爾福、烏伐洛夫、錫西闊夫之流的反動政客，採取了快刀斬亂麻的手段來和國內的革命運動鬥爭，以便剷除一切『異己份子』，肅清『革命的叛逆者』和『有毒的影響』。

尼古拉一世想要遏止西歐的革命事變，不讓它們有機會輸入俄羅斯帝國國境，因此，他在外交政策上便竭力支持國際的反動勢力。而從一八四八——一八四九年，便老實不客氣地干涉西歐各國事務，特別是幫助奧地利政府摧殘匈牙利的革命。

爲十二月黨人起義嚇破了胆的尼古拉一世，常常以爲到處都出現了密謀、造反和危害專制政治和農奴制的陰影。他極端仇恨西歐的革命運動，但他用來對付一切於俄國現存封建農奴制度稍有異議的人的手段，則更其兇狠毒辣。尼古拉一世的政府想給社會的全部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都蓋上一個戳印，以表示如在墳墓般的寂寞和無聲的、盲目的、愚蠢的服從。

但是殘酷的反動、虐待和迫害以及橫蠻的書報檢查，都沒有能够使沙皇政府扼住國內解放運動的咽喉。俄國各族人民的歷史進程誕生了這一個運動。

與反對農奴制的農民起義和工人起義同時，在十九世紀第二個二十五年裏解放運動在俄國貴族中先進階層中也成長起來了，後來在正在成型期中的俄國平民知識份子中也成長起來了；出現了一批進步的活動家，他們開始了解到在沙皇和農奴制的壓迫之下，俄國已落後於歐洲的先進國家，並且已經走到了末路；而要消滅這種落後性，就必須廢止農奴制，根本上改革國家管理方式和訴訟規程，改造國家生活等等。在這些了解到必須根本改革俄國社會的活動家墓站在最前列的，在三十——四十年代是伯林斯基、赫爾岑和奧伽遼夫，在五十——六十年代是車爾尼雪夫斯基、杜布洛留波夫、畢沙列夫、謝爾果諾夫及其他幾位俄國的革命思想家。

俄國革命民主主義運動的奠基人伯林斯基和赫爾岑，在十九世紀三十年代就已開始了反對君主專制反動思想體系的政治鬥爭和思想鬥爭。

十九世紀三十——四十年代俄國解放運動的主要敵人便是沙皇、地主、農奴主，以及爲他們御用的貴族的君主主義的思想體系，即「正教教會、專制政治、國家精神」的三位一體。

貴族君主主義思想體系的這三個重要原則，是沙皇的國民教育部長烏伐洛夫所制定的。其實質就是教育人民默默無聲地盲目地服從專制政治、地主、農奴主和正教教會，企圖遏止革命思潮之流入社會。如烏伐洛夫所說過的那樣，沙皇政府會寄厚望於這些「真正爲俄國國粹之原

則，即正教教會、專制政治、國家精神，此三者乃係吾人之最後希望，乃係祖國強盛與偉大之徵兆」（所謂國家精神，便是人民大眾對於專制政體和地主的默默地服從，以及對他族人民的沙文主義的仇恨）。

教堂、軍隊、中學、大學、神學院及他種學校，以及雜誌、報紙、連環版畫、小冊子、書籍等等，都被請來保護『正教教會、專制政治、國家精神』的反動原則。祇要是多少可以抵擋科學知識、無神論、革命思想和無神論思想底傳播的東西，都被沙皇政府收到了它的武器庫裏。

爲了和革命思想鬥爭，並保衛『正教教會、專制政治、國家精神』這個反動思想體系，沙皇政府在十二月黨人起義被平定之後，就立刻頒行新的書報檢查條例。這個條例經數度改訂，屢次均增入新的訓令、指示和規定。書報檢查當局通令出版界不得刊行論述天賦人權、法權非由神授與談及無神論和革命的文學，並不得刊行『隱喻影射』性質的文字。曾經名噪一時的檢察官老爺格林卡有一次說：有這樣的書報檢查律令做指箴，祇要你一時興起，連誰都知道是基督教徒祈禱文的『我們的父』這句話，也可以解釋做雅各賓黨人的暗語。

沙皇政府對俄國進步的文學家和科學家施行慘絕人寰的迫害。赫爾岑論俄國作家說：

『我們這裏誰要是把頭抬得高一點，超過了皇上的王笏所劃定的水平線，恐怖的、陰黯的命運就立刻落到他的身上。詩人、公民、思想家都被無情的命運推進了墓穴。我

們的文學史——不是烈士傳，便爲流刑錄。甚至有些人剛被政府赦免釋放，但不久就匆匆地向生命告別……

雷里耶夫被尼古拉絞死。

普希金才三十八歲就在決鬥中被殺。

格里包耶多夫在德黑蘭被暗殺。

萊蒙托夫在決鬥中被殺，年三十歲，地點在高加索。

維尼維亭諾夫被社會害死，年二十二歲。

柯立卓夫被他的家庭逼死，年三十三歲。

伯林斯基死於飢寒和貧困，年三十五歲。

波立查也夫在高加索服了八年兵役，後來就死在陸軍醫院。

巴拉廷斯基在十二年的流放生活之後死去了。

班司多查夫在西伯利亞担當過苦役，他還非常年輕就死在高加索了。●

封建農奴制思想體系及其主要原則『正教教會、專制政治、國家精神』在文壇上的熱烈辯

● 赫爾岑全集及書簡，第六卷，第三五九頁。這些夭折的作家底年齡，赫爾岑說得不完全正確。萊蒙托夫在被

害時不是三十歲，而是二十八歲，伯林斯基死於三十七歲。

護人，是以北方蜜蜂、讀書文庫等報刊及其他出版物爲陣地的森柯夫斯基、布爾加林、格列奇等一批人。這批人盡是些文理不通、賣身求榮的下流作家，這些冒險家常常直接給第三廳●寫密告，暗害他們的政敵伯林斯基、赫爾岑和涅克拉索夫。

在大學裏用教授法把『專制政治、正教教會、國家精神』這三個反動原則灌輸到青年意識中去的，是達維多夫、博果金、歌雅遼夫等反動的唯心論者以及與他們類似的人。這些大學教授致力於培養對反農奴制陣營的普遍仇恨，而特別致力於培養對伯林斯基和赫爾岑的仇恨。

儘管政府採取這些厲害的防範辦法與懲戒手段，但是在俄國貴族階級先進智識份子的小圈子中間，後來是在平民智識份子中間，革命的思想成熟起來了，唯物論的哲學思潮發生和發展起來了，空想社會主義的思想也流傳起來了。

伯林斯基曾在祖國紀事雜誌工作過很長的一個時期，而赫爾岑也在祖國紀事上發表過他早期的文藝作品，祖國紀事和當代這兩個雜誌先後在四十年代成爲了唯物論、無神論和空想社會主義思想的溫床。

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時，沸騰的思想工作祇在較少數的受過教育的貴族階級人士中間進行。其中首推赫爾岑、奧伽遼夫等人。這些先進的思想家都出身貴族，和人民離得很遠。

列寧寫道：『農奴制的時代（一八二七——一八四六年）——貴族（在解放運動中）

本文作者註）完全佔着優勢。這是一個由十二月黨人到赫爾岑爲止的時代。農奴制時代的俄羅斯是一個閉塞而又沉滯的國家。起來抗議的是人數寥寥無幾的一些貴族，人民並不擁護他們，因此他們的力量非常單薄。但是貴族中間的優秀人物對於喚醒民衆也確曾出過不少力氣。』

（列寧全集，第十九卷，俄文版，第二九四——二九五頁）

那個時候在俄國社會運動中已經出現了平民的知識份子，他們中間第一個偉大的代表者是伯林斯基。

列寧在論及俄國解放運動史的時候，指出俄國解放運動的發展經歷了三個時期，每一個時期都有一個在運動中佔優勢地位的階級作爲代表。第一個時期列寧稱爲貴族階級時期，第二個時期稱爲平民知識份子時期或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時期，第三個時期稱爲無產階級時期。接着列寧就指出：

『貴族階級時期最出色的人物是十二月黨人和赫爾岑。那時候在農奴制度下面，根本就不可從一般的農奴羣衆中間，也就是從那個沒有任何權利的、「下賤的」、「愚昧的」階層中間分出來一個工人的階級。當時以赫爾岑的鐘聲爲首的全民民主主義的秘密出版物，是工人的（無產階級民主主義的或社會主義民主主義的）出版事業的先驅者。

十二月黨人喚醒了赫爾岑，而赫爾岑和他的鐘聲又幫助喚醒了平民知識份子，這是

自由派和民主派資產階級底受過教育的代表人物，他們不屬於貴族階級，卻屬於官吏、市民、商人和農民。而在俄國解放運動中完全取貴族階級的地位而代之的平民知識份子的先驅者，便是那還生活在農奴制度時代的伯林斯基。』（列寧全集，第二十卷，俄文版，第二二三頁）

俄國地主階級反動統治集團十分害怕十二月黨人起義，害怕國內農民暴動和西歐革命事變，他們汲汲於尋找思想上的武器，來幫他們鞏固自身的統治地位，並阻撓俄國革命思想的發展。結果他們找到了這樣一些向進步的社會力量開刀的武器，便是達維多夫、博果金、歇唯遼夫、卡他柯夫、『斯拉夫派』及其他地主階級反動思想家所標榜的唯心論與神秘論反動哲學。這班替沙皇制度和地主階級充當臣僕的人，不斷地惡意攻訐俄國民主主義者，口涎四濺地努力於駁斥唯物論、無神論、社會主義。他們藉大學講壇、雜誌篇幅和公開演講以唯心論和神秘論的毒素來麻醉青年意識，使俄國社會受過教育的人在沙皇和農奴制面前都成了俯首貼耳的

● 斯拉夫派爲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反動的保皇派。農奴制度、專制政治與正教精神的辯護者。他們把俄國的過去遺存加以理想化，認爲俄國發展的根本途徑，應以俄國的『農民村社』爲基礎，並主張俄國農奴制度應『由上而下』的緩慢的廢除。同時他們也恐懼俄國社會制度的激烈變動，要求召集『國民會議』，把統治權力交給政府，而只把『議會的權力』交給人民——譯者註。